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春秋畧記 目錄 卷首至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瓊

謄録監生臣徐步青

讀春秋畧記目録　春秋類

臣等謹按讀春秋畧記十二卷明朱朝瑛撰朝瑛於諸經皆有畧記已各著於録其所述瑕瑜互見不能悉底精粹惟此書與讀詩畧記較為詳晰允當其所採上自啖趙下及季

本部敬諸家之說無不備列而舊說所未盡復以已意折衷之大旨主於因經以考傳而不肯信傳以害經故於三傳之可通者亦間從其說而其他則多所駁正中間如謂孔父之字嘉猶唐杜甫之字美以今證古殊為擬不於倫又力斥漢書五行志穿鑿傅會之非而於恒星不見一條乃引何休之說以為法度廢絶威信不行之象亦未免自相矛盾然

其餘可取者甚多如論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食乃三月非二月夫人子氏為隱公之夫人又楚人秦人巴人滅庸為窺伺周鼎又哀公元年改卜牛不復災以為天厭魯德如此之類皆見發明亦説春秋家之有所心得者也乾隆四十二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讀春秋畧記卷首

明 朱朝瑛 撰

總論

春秋大義一言以蔽之曰尊王此人人所知者而聖人委曲維持之深心則未之或知也東遷而後諸侯放恣幾不知有王矣桓文出而假王之名以令諸侯聖人予之非徒貴其名也以為此一念之天良未至于澌滅為之別擇而表揚之使天下之人衆著于名義此轉亂為

治之一機也故伐國而請于王則主王臣以明王討會諸侯而請于王則主王臣以明王會不則其救人也不則其攘夷也皆所以尊王也非然而侵伐會盟皆譏矣是聖人之與桓文非與其伯也與其尊王者而已後之獎桓文者乃云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聖人不得已而授之以諸侯夫諸侯者天子之諸侯聖人安得而授之大非春秋尊王之義也黜桓文者又云齊晉名為尊王實則借王之權亂王之法是亦一楚也則併其好名之志

而沒之何以激發人之天良而誘進于大道乎隨之屯曰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此言人臣之握權而得衆者茍得其道可以轉懼而為譽變凶而為功也槩舉而黜之豈聖人委曲維持之心哉

讀春秋者須觀聖人之特筆觀其特筆而全書之旨可會而通也于稷之會特書成宋亂惡賄賂之始行也于澶淵之會特書宋災故惜義理之終不明也世世之齷齪者狥利而忘害既足以致天下之亂而一二有志于救

時者又不審于輕重緩急之宜徃徃舍其重而謀其輕舍其急而謀其緩使亂者終不可以治是聖人所大痛也書成宋亂見正身之要焉書宋災故見辨義之精焉書鄭棄其師見楚之所由横書王室亂見亂之所由極凡聖人所為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無不著于此矣書天王狩于河陽見世道之未盡喪亂者猶可以復治書西狩獲麟見天心之未盡減衰者猶可以復昌則聖人所為知天立命參賛化育之事亦將于此乎始之此

數者未可以盡聖人之特筆而特筆之大者已不外於此

以春秋為無褒貶乎則一諸侯也何以忽而稱爵忽而稱人忽而生稱其名以春秋為有褒貶乎則稱爵者未必皆褒稱人者未必皆貶也為有褒貶之說者比事而考之不免于支離膠擾而不可通為無褒貶之說者若姓氏日月之類舍之可也一切稱人稱爵稱名稱字皆無所分别則聖人所云取義者安在無所取義又安用

此紛紛異同之稱為也在他國之大夫或有所因或有所未詳若諸侯之稱人王大夫之稱氏魯季友之稱字豈有所因亦豈有所未詳與近世說春秋者唐荊川季彭山王明逸郝仲輿諸家各有論著非不直捷曉暢然舉聖人之微詞槩置弗辨惟以為據事直書則既筆削之春秋何以異于未筆削之春秋哉晉韓起聘于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夫既不謬於周禮豈遂不若司馬子長或有虛美隱惡以待聖人之直之然而聖

人復從而筆之削之者其取義不在褒貶將在何等也聖人蓋有褒貶而無褒貶之定例也公羊氏曰不待貶絕而辠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斯言得之矣而猶未盡其變何以言之有因其時而變者有因其人而變者有因其事而變者閔僖以前諸侯為政則褒貶常在諸侯而不在大夫文宣以後大夫為政則褒貶常在大夫而不在諸侯此因其時而變者也褒貶之在諸侯者大國小國皆有

之褒貶之在大夫者常在大國而不在小國此因其人而變者也在諸侯者不過辭有重輕大抵稱爵為重稱人為輕重者近于褒輕者近于貶然不待貶而惡見者則亦稱爵以著其惡也在大夫者不過辭有詳畧大抵稱名為詳稱人為畧詳者近于褒畧者近于貶然不待貶而惡見則亦稱名以著其惡也此因其事而變者也至于吳楚之稱則皆因天下之進退而進退之天下外之則春秋舉國號而已天下進之中國則春秋人之又

進之而列于諸侯則春秋爵之其稱國稱人稱爵者非以襃貶吳楚葢以著諸侯之得失而明世道之存亡也春秋之作豈為僭逆謀哉此其襃貶之意在于言外又變而難窮者也總之春秋繼詩而作詩有美者有刺者有以美而實刺者有屬辭在此而取義在彼者春秋襃貶之法亦如是已葢春秋之作非徒彰善癉惡而已也謹嚴之中不失温厚惡之小者罪止于下也激切之至反類委蛇惡大而不討者罪累上也下之以媿夫不肖

之人使感于欲並生之之德斯化于為善上之以儆天下之庇亂賊者有以發其深省而恥鳥獸之同群斯共奮于討惡之義矣非聖人孰能與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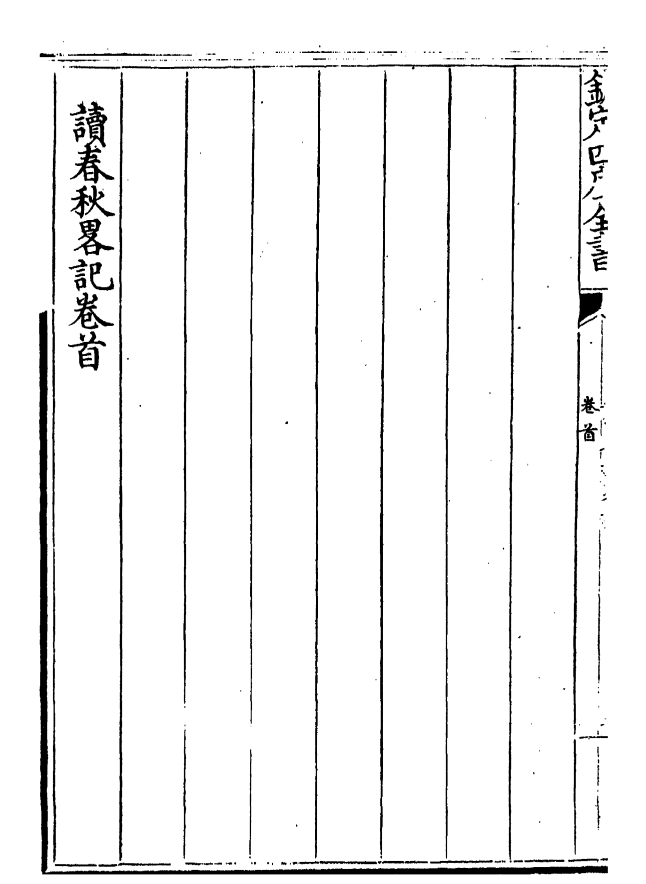
春秋經史相輔而行史以陳其事經以著其義一筆一削瞭然可見自魯史亡而左傳作春秋之義多不可解矣趙襄子之卒後孔子五十五年而左氏已舉其謚是作于戰國時無疑故其書多採他史以附之與經文謬戾而不合其大者莫如趙盾許止弑君而以為不弑君

欒書莒僕不弒君而以爲弒君千載之下論議紛然終莫能定皆蔽于左氏之說也公穀之疎畧益不足言已學者不因經以攷傳而欲據傳以明經于是名實牴牾是非舛錯春秋之義愈辨愈晦或起而矯之一切棄去憑臆爲說則又失之太悍苟義之可通以傳釋經可也義之必不可通者不得不以經廢傳耳至於經文有殘缺者有增衍者有舛誤者不可盡知今畧三傳之所異而特舉其同者如夏五郭公有秋無冬無冬無冬有月之類

此殘缺之明証也桓十二年十一月之再書丙戌此增衍之明証也隱三年之書月日前後不合此舛誤之明証也其可考者如此必有不止於此者而不可考也又如紀子伯仲孫忌之為缺文襄二十一年二十四年比月日食之為衍文蔡桓侯蔡侯申之為誤文此又可以理推而知也其可推者如此必有不止于此者而不可推也安知應書而不書者之非缺耶不應書而書者之非衍耶又安知應褒而貶應貶而褒者之非舛耶且公

羊穀梁書孔子生左氏書孔丘卒是非春秋之原文明矣以為尊孔子而特書之何以書生者不書卒書卒者又不書生則其意為損益又可知耶所損益者既不可知其書又可盡信耶今姑釋其義之可通者而置其所不可通者不敢信傳以害經亦不敢執一辭以害全旨據吾意之所可以度聖人之所可未必聖人之可之也據吾意之所否以度聖人之所否未必聖人之否之也燕石寶藏徒作貽笑飛蟲弋獲庶幾有當焉爾

春秋之文萬有六千五百餘史記自序曰春秋文成數萬子長生于秦火之後豈得獨見全經要其言必有所據信斯言也則春秋之殘缺者幾半矣顔師古曰一萬之外即可以萬言之然不得遂云數萬也左氏所記不見于經者甚多其詞亦間有類於釋經者安知非春秋之逸文乎更可異者張晏云春秋萬八千字晏為三國時人其所言春秋之文與今春秋多寡相越之遠至于千百則何以解也



讀春秋畧記卷首

讀春秋畧記卷一

明 朱朝瑛 撰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正月為建子之月不必復辨即周文安辨之甚詳至十月隕霜則亦自謂無以解也所疑者程子云孔子以夏時冠周正胡氏從之誠若是則孔子之作春秋非尊周也適以亂周制其可乎考之周語云武王伐

紂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以歴推當時南至日躔牽牛則伐紂之舉尚在南至之前而武成稱一月伐商泰誓稱春會孟津則改月改時自武王始矣周以前三正迭建未嘗改時與月自武王改之當時亦覺其未安故周公作周禮仍從夏正然後世卒莫之行者葢其書未成而身殁與至于分至啓閉夏時終不可易故汲冢周書有參用夏時之說士君子尋常論議稱夏時者多矣未有稱夏月不稱周月者孟獻子

之稱正月日至七月日至孟子之稱七八月旱而苗

槁此其較然顯白者也況于紀國事陳時政何得不

遵昭代之典凡誓誥所述雅頌所歌皆周時周月也

金縢秋大熟乃夏之七月月令登穀嘗新在此月也

惟豳風之述夏俗則用夏正出車之作于商季則從

商制他如十月之交辛卯日食不合于夏正而合于

周正六月四月小明臣工等篇以周正解之無不合

者詳讀詩畧記東遷而後正朔不頒諸侯有用夏正

者晉獻公以十二月滅虢而卜偃稱九月十月之交是也左氏多採晉史故卓之弒在僖十年正月而傳稱九年十一月韓之戰在僖十五年十一月而傳稱九月此類往往而有不加辨正而記載參錯與經牴迕盖有由矣若魯之春秋猶秉周制孔子修之以明昭代之典故書正而特繫之于王大義炳然無可復疑羅一峰曰聖人必不誣天之冬以為春誣天之秋以為冬夫陽氣既復何必不謂之春陰氣將究何必

不謂之冬後漢陳寵曰十一月陽氣始萌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其義甚確而著矣第授民時則以人正為宜要亦聖人之持論則然豈得帝制而自為哉

禮雜記云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昭公始則昭公以上夫人皆命于天子可知豈有夫人命于天子而已

之即位反不請命者但不入朝而請以是為罪比于列國之不請命固有間矣故諸侯繼世皆不書立于魯則書即位猶之諸侯書卒而魯獨書薨也亦因其異而異之非徒以魯史而尊魯也以書薨推之則知魯之十二公無不書即位者隱莊閔僖不書即位蓋脫簡也凡正月無事而二月三月有事者既書二月三月則不書正月雖元年亦然定公是也此書正月而無事必有脫簡如夏五郭公者多矣何疑于此如

謂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以是而削其即位則亦不宜書甍且通之十二公其說多支離違迕而不達決非聖人之旨矣或云攝也不行即位之禮故史無書或云成公之讓也夫茍不行即位何以改元而稱公既改元而稱公又何以成其讓或又云即位于先公之年以為非禮而不書則春秋所書魯之非禮多矣何獨于此而削之義所難通姑以定元年之不書正月推之四公竊意脫簡為近是識之以俟明者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公作邾婁蔑　公穀作眛

傳稱成王勞周公太公而賜之盟是盟者亦先王所有事已周禮司盟原與司約之職相輔而行非崇鬼神而廢法制也司約之約劑即司盟之約劑不信者刑殺隨之豈徒聽之鬼神者哉邦國之盟載亦猶是已春秋諸侯相盟其或有背之者則告于神而伐之襄十八年晉伐齊中行獻子之禱于河者是也流至戰國秦惠文詛楚之辭猶其遺意然先王貴盟之意

所以愼重其事質諸鬼神示無所私也後世乃以植
私黨而不領于天子之盟府何怪其泯泯棼棼罔中
于信矣適以啟爭而長亂故春秋譏之此越喪禮而
行則尤譏也不書其故不問何事而皆非也惟以王
事盟而書王臣者為善之程子曰内為主書及外為
主書會在魯地雖外為主亦書及孫氏曰附庸之君
未得列于諸侯故書字以别之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諸侯之弟書公子者常詞也書弟者變詞也此削其公子段為逆也胡氏以不書弟為路人之詞非也書克不書伐者鄭伯以欲取姑與之術積謀而克之不俟伐而後克也夫叔段即不可教母命即不可違當其收貳于己之時遷之別邑使不得有為如舜之封象可也凡弟之間而以力克已惡矣況以術乎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尊王于天教天下以天事王也天下無二天則亦無

二王既明此義于天下則稱天而王尊但稱王而王亦尊蓋春秋為天子之事言以天子之法制褒貶天下之諸侯也豈得有所褒貶於天子哉仲子之賵咺為大臣不知諫止而承命以行貶而名之可矣成風之賵不名榮叔者春秋之法善惡未明者褒貶之以明其義善惡較然者據事而大書之其義自見也仲子之賵因惠公而及之猶有說焉其失或有未明若成風則專使也而含且賵且會其葬焉其失已較然

矣此書法所以異也惠公仲子公羊氏以為兼之是也文九年之書僖公成風亦然程子以惠公之妾為惠公之仲子猶可以僖公之母為僖公之成風則不可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及之者公也不書公内稱不必備也如及齊平及鄭平之類可見胡氏或以書及為微者或以書及為諱公是衷公于微者矣恐未必然稱人微也有本微者

有賤而微之者魯史既亡不可復考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王臣之與諸侯原無世相朝之禮故不可以言朝惟書來而已以私事來未為非禮不請于王是為非禮耳程子曰天下有道諸侯順軌豈有內外之限謂王臣無外交者非也

公子益師卒

大夫之卒不書爵雖王大夫亦然考之王制大夫不

世爵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禄以妨賢也當時大夫往往皆世其爵春秋所不與也故于王大夫生則稱之殁則已焉諸侯之大夫益可知已不日史佚之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孫氏曰諸侯非有天子之事不得出會諸侯況會戎哉陳氏曰會戎于潛會吴子于黄池春秋之所終始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無駭帥師入極駭穀作侅

桓十六年城向則向為魯之屬國也莒入向而無駭入極則極為莒之屬國與攻其所必救以解向人之難與不書氏常詞也無駭卒而後賜族如以不書氏為貶則未賜族者何以明之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既與戎會又懼其不協而與之盟此其失在平日不能自强春秋所深惜也若不度事勢徑情而拒之又開釁速禍之道非聖人所以教人者矣書日因史文

也胡氏以書日為謹之聖人何事不謹而獨謹于盟

戎乎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履緰左作裂繻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程子謂親迎者迎于所館不得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然諸侯有相朝之禮何獨親迎不可但親迎為禮之輕者苟或事幾關切不可遠離即使卿逆未為非禮陳氏曰内女為君夫人未有書來逆者此書逆蓋遭人倫之變者故詳之也内女皆書歸不書

者必有故也齊子叔姬郯伯姬杞叔姬皆不書歸遭出也餘不書歸非君夫人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伯左作帛

孜紀本侯爵而書子猶之杞與滕也大抵見貶于時王耳王命不行于大國若小國固能行之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汪氏曰左氏以為仲子則未死而歸賵雖五尺童子必無此事公羊氏又以為隱公之母使隱公果尊其

母則當葬以小君之禮而書於經矣此不書葬知為隱公夫人也張氏曰不書葬者婦人從君故君存則葬禮未備待君薨而合祔也宋朝皇后亦然蓋古之遺制與

鄭人伐衛

公孫滑之亂前之相伐不書此何以書惡其用師不已也處心積慮成乎滅叔之嗣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天與人同其氣則亦同其數然數本于氣氣本于志志立則氣數隨之志不立則隨氣數而變矣故太平之世日有當食而不食者如唐開元十二年十三年一行之所推候者最可信也開元如此況上世乎即不盡然食亦不能為災故程子曰日食必書者亂世必為災也治世則否

以歷推此日食乃三月己巳朔非二月也因二月誤書而三月之庚戌四月之辛卯八月之庚辰十二月

之癸未皆差一月以二年十二月之乙卯及四年二月之戊申正之其差較然顯白置閏於三年二月之前則乙卯己巳合矣無以解于四年之戊申置閏于三年十二月之後則癸未戊申合矣無以解二年之乙卯葢二年應閏十二月而古今厯法微差乃在十二月前故二年八月得有庚辰則己巳為三月朔其食限合而支干亦無不合由此以觀其訛舛已甚是豈春秋之原文而三傳皆同莫之能辨幸而一定之

支干凡人可以共証若其他文之無可証者孰能辨其誤哉學者欲從千載之下一一詳求其義胡可得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書天王崩王人來告也不書葬諸侯不赴也或缺文嗣王即位亦不書以魯紀元則不敢以天子之元繫之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左作君

王之大夫即畿内之諸侯也若其私相黨附即外諸侯亦有所不可若弔死會葬之禮内外諸侯莫非王臣寧有異乎當時王室微弱故王大夫不得與諸侯齒其卒也不赴其葬也不會惟尹氏以王喪為諸侯主而赴王子虎劉卷以同會盟而赴春秋因而書之以明王大夫之禮與諸侯等也然諸侯之卒書爵而王大夫皆不爵者王制曰内諸侯禄也外諸侯嗣也嗣故書爵禄則不書爵以明春秋之内諸侯皆不宜

嗣而嗣也不書名而書氏者譏其為權奸之後而復

大其宗也小雅所稱尹氏蓋致亂之人平王親受其

禍而不加屏斥其後復秉國均遂使深根固柢卒成

王室之亂故于卒也書曰尹氏以深譏之若世卿則

王之大夫皆世卿也其卒也何無一人復書氏者且

列國之世卿可勝譏乎

秋武氏子來求賻

稱武氏子蓋父在子未爵也穀梁氏曰未爵而使之

非正也高郵孫氏曰為上者無求求之失上也為下者無見求求之失下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始不書立故終亦不書甍而書卒易貴陽而賤陰坤之六爻皆陰也聖人繫辭第著其惡于初上而已若其中爻辨是與非有善未嘗不録也春秋尊王而抑諸侯會盟征伐皆自諸侯也聖人比事第著其罪于始終而已若其生平辨是與非有善未嘗不與也一

筆一削易道存焉矣然不書薨而猶書爵者明世守也周先王之所命也公羊氏曰卒從正書爵書名以正其終臣道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張氏曰隱公十一年間盟而不食言者惟此然宋與許紀諸國交受入伐春秋詳書于策使人考其本末知二國相與之固列國所以並被其禍也由此言之春秋書盟非徒惡其不信尤惡其植黨肆惡以為信

也

癸未葬宋穆公穆公穀作繆

程子曰春秋諸侯皆不請于王而私謚稱私謚所以罪其臣子按定公四年葬劉文公文公為王卿士其謚必出于王書之與外諸侯同詞則春秋之書葬非罪私謚明矣周禮小史之職曰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不及外諸侯則諸侯雖有請謚之事天子不必皆賜謚如昭七年葬衛襄公傳可証也天子不必賜謚

則私謚亦法所不禁可知至于公者五等諸侯之通稱燕禮聘禮君皆稱公以對臣下而稱之也公羊氏曰卒從正葬從主人從正者卒則稱名稱爵以著人臣之義從主人者葬則稱謚稱公以申一國之尊所云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詳見昭七年傳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金壇王氏曰杞當作紀牟婁在漢北海郡平昌即今青州安丘縣蓋紀邑也杞都雍丘距此甚遠按漢志

注云先春秋時杞徙魯東北盖亦因此而誤莊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洮洮為曹地在魯之西界則此時杞都雍丘無疑且襄二十九年晉治杞田𨹧婁果為杞邑莒何得不歸于杞至昭五年莒牟夷乃以之奔魯乎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州穀作祝

不書公子以罪削之也亦有弑君而書公子者譏當時之不討賊耳齊商人楚比雖見殺而非以賊討亦

與鄭歸生同辭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曲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是時宋欲伐鄭而與魯謀既與魯期會矣未幾而州吁有除害之請復不能待而先之故遇于清蓋衛地也此宋志而書公及者公惟汲汲于尋盟故不能正辭以拒宋而為此遇于是伐鄭之役翬得以固請而行亦因于此遇也書之以為公惜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書三國同衛伐鄭見州吁之能要結鄰邦其敢于簒弑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書宋公為首見宋公之庇亂賊尤切此華督之禍亦有所由來也故書弑君者非徒誅亂賊也所以儆為君者之自取也有先事而見其義者宋是也有後事而見其義者衛是也以此推之春秋之義大概可知已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公子之稱不待賜而有與稱氏不同書公子者常詞也不書者削之也若益師與彄則皆書之矣季彭山曰再叙四國左氏以為復伐鄭者是也蓋伐鄭在夏已更一時而鄭不服故秋復要魯而伐之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春秋書弒君二十五而賊之見討者惟州吁無知夏徵舒而已不著討賊之姓名以大彰其功第書人以殺者何也說者謂書人言人皆可殺也則有弒君而

書人者將謂人皆可弑乎凡稱人者皆微也觀衛風擊鼓之詩則知衛人之怨極已石碏以一退休之老特因衆怨以成其謀故書曰衛人則雍廩之殺無知亦可推已即微舒之殺亦不由楚君故先書楚人殺而後書楚子入則當時之情事可見夫當時諸侯以及執政大臣大抵貪利狥勢不顧大義甚者至甘心為亂賊役而不辭而討賊者僅出于卑下之人此亂臣賊子所以倖免者衆而終不絶于天下也春秋書

人之義如此使後之為人上者明于此義而愧討賊之功出于下不出于上將見人之無禮于其君必大振其義聲以圖之則王法得伸而亂臣賊子無復倖免之思庶幾惕息而衰止乎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外諸侯繼世不書此獨書之者穀梁氏曰晉之名惡也夫晉之名何以惡孜晉之在位十九年而宣姜之子壽以能代其兄死則新臺之事當在其初年其蒸

于夷姜而生子伋至此時葢已久矣國人必稔聞之是可立之以後莊公而主廟祀乎故削其公子而譏衛人之立之也凡書他事而不書公子其義猶隱若繼世承統而不書公子則聖人之斥之也其義胎然矣穀梁氏既知其名惡又以得衆為賢是悖惑之説也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矢公穀作觀

月令季春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則諸侯亦必有

觀漁之禮公之矢魚春秋以為譏者不以其時薦廟而漁為游觀而已也公羊氏曰公曷為遠而觀魚登來之也登來之者美大之辭也按登來即國語取名魚登川禽之説于矢義為近

夏四月葬衛桓公　秋衛師入郕（公穀作盛）

臨川吳氏曰衛與郕皆文王之子也莒入向魯入極且不可況以師入兄弟之國乎

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

喪服小記云妾祔于妾祖姑無妾祖姑則為壇而祔于女君又曰妾母不世祭夫既不世祭又安得妾祖姑而祔之所謂不世祭者不世廟祭即穀梁氏所云庶子為君為其母立宫于子祭于孫止者是也止者非止不祭去廟而祔于壇也此時桓未為君而為之立宫非禮也減其羽數而用六所以别于群廟然終不免于越禮之譏矣人皆知獻六羽為始厲樂不知獻六羽于仲子之宫為始僭樂也

郑人鄭人伐宋

茅堂胡氏曰兵者國之大事春秋所重故雖將卑師少亦必大書于策按郑主謀故首郑是時魯盟郑盟宋怨可因魯解也

螟

金縢言天變則曰禾盡偃其復常則曰禾盡起盖周家重農首以農事占災祥也春秋書虫災者十四不啻詳已亦猶遵周之家法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胡氏以日不日明恩禮之厚薄則無駭之賜族宜在所厚公子牙之見酖宜在所薄然何以無駭不日而公子牙則日揔之取義于月日則太晦春秋恐不如是

宋人伐鄭圍長葛

九月入邾之役邾主謀而避其名故宋不報邾而報鄭邾亦可謂狡矣于此益見伐宋首邾之義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渝公穀作輸

晦翁曰渝變也魯先與宋平鄭人㕁來敗之變舊盟以從新好也公穀作輸輸與渝通如秦詛楚文曰變輸盟刺其文義正如公穀也按此渝魯平者即為桓二年成宋亂之本蓋鄭莊之志必欲納馮故凡可以墮殤公之黨弱殤公之勢者無不為也鄭之蓄惡深矣魯亦墮其術中而不覺耳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吳草廬曰前此魯未與齊交因鄭渝平之後始與齊盟蓋皆鄭莊之謀也

秋七月　冬宋人取長葛

用師經年始得一邑宋亦憊矣威彈于外必亂生于內此亦人事之固然不必稽諸天道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媵而待年未為非禮即歸之先後而嫡庶可定矣內女為媵不書此何以書志叔姬之能全婦道不以媵

故自菲薄也為紀滕而見録為紀大夫而無足録者能無愧乎

滕侯卒

不名史佚之也左氏以為未同盟考之未同盟而書名者四十三人豈其同盟而春秋佚之耶

夏城中丘

凡興作不時與可已不已不可已而重煩民力者皆書之

艾之盟齊蓋為鄭求魯也宋取長葛而魯不救則魯志猶未定也使年來聘所以固之書弟明其以寵愛而使之非使能也凡書弟者皆其所私昵私昵之過多致禍咎非正大之道故書以為譏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秋公伐邾

邾嘗與鄭謀而伐宋宋與邾皆魯同盟也宋取邾田邾不即魯謀而即鄭謀公故怒而伐之入郛之役公

尚不救豈為宋而伐邾哉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王使來聘而戎俘之書之以罪魯也舊說以為衛楚丘考之衛楚丘自在河北周在河南是時河未南徙魯亦在其南也自魯至周不宜由衛左傳曹有卜者曰楚丘之父蓋以地為氏者則魯亦必有楚丘即杜氏所云在成武者是也稱伐者其無所忌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齊侯將平宋衛于鄭宋不敢違齊之約又不能釋鄭之怨故先期而與衛謀之欲決之于衛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公穀作邴　庚辰我入祊

汪氏曰邴諱龜陰本我之邑故書歸此非我有而亦書歸者以出于中心之誠然非有所強也既得魯之助又欲得許之利也

夏六月己亥齊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宿必與盟而卒亦不名則未同

盟不書名之說益不足信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季氏曰宋公為首者宋欲致齊以絕鄭故為此盟也齊方雄長山東豈為宋下陽示腹心而已不踰年而會防以謀伐宋要盟何益哉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公穀作包來

黃氏曰魯旣受賂將出師以赴鄭之求恐莒之議其

後故盟之雖微者而公甘心屈己與之盟盖以是也

豈莒之能抗公哉公自辱耳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穀作無侅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書天王之再遣使所以著魯再不朝之罪也而天王之不能自強亦可見矣黄氏以為周衰已極不當咎周不知此時鄭猶假王命以伐宋豈遂不能自强也責難于王正以尊王耳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庚辰大雨雪

洪範曰肅時雨若謀時寒若建寅之月而雷雨則非時雨矣震電之後而大雪則非時寒矣隱公盟不擇人不可謂肅見利而即背之不可謂謀陰陽不時此其效也

挾卒　夏城郎

襄陵許氏曰七年城中丘而後伐邾今城郎而後伐宋于時動衆恃城保國亦已末矣按桓十年齊衛鄭

來戰于郎莊十年齊師宋師又次于郎則郎固衝地也然城之不足以止暴亦何益之有郎在今兖州之魚臺縣蓋近宋之地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鄭以王命來告伐宋故公會齊侯而謀之則防之會以王命會也不書王命者矯王命以報私怨也左氏信以為討不王誤矣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季氏曰中丘地臨沂水順沂而下可至宋之東鄙按
冬既會防春復會中丘將為分道出師計也鄭為王
卿士如果奉王命以伐宋春秋之例不當列於齊侯
之下矣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
菅　辛未取郜　辛巳取防
家氏曰翬既帥師會二國公復自出奇兵襲其虛而
取二邑劉氏曰左氏謂鄭取之以歸于我經但書公

不書鄭豈縱鄭伯之辠而專以罪公耶

秋宋人衛人入鄭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戴公穀作載

程子曰戴鄭所與也鄭戴合攻取三國之師胡氏以為鄭一舉而兼四國恐未是漢王霸馬武之討周建也蘇茂救建邀擊馬武建出兵夾擊武為茂建所敗求救于霸霸閉營以示不救茂建遂悉兵攻武力戰良久霸以精騎襲其背茂建驚亂敗走是兵之勝敗

無常而夾擊者常勝鄭可謂善戰矣以此而虐鄰此
不待貶而惡見者也故以爵書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公穀作盛
假王命以要人而洩其私忿其罪甚矣不從者何罪
故書入郕左氏以為討違王命此皆鄭當日文奸之
詞耳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來朝魯未嘗報則非世相朝之禮矣故書以譏

之非譏旅見也既旅至矣必分日以行禮不更倨乎穀鄧之各書其至有先後也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夏公穀作夏五月時來公穀作祁黎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許與鄭為鄰壤鄭之所利無與于魯也其書公及者公之志在報鄭也一以報歸祊之惠一以報助取郜防之力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諱弑則併諱弑君之賊不幾于庇賊乎春秋之作固不遺事實也史以為目著其事經以為綱著其義將使亂臣賊子之徒誦而思之知弑君之痛臣子尚不忍直言而況身親為之或有瞿然而動于心者是即其懼心之萌也若身後之惡名彼且悍然不顧矣賊不討不書葬者雖葬猶未葬也寢苫枕戈無時而已痛念其君長如初歿則有賊不討將無以為生此春秋不書葬之意也

讀春秋畧記卷一

讀春秋畧記卷二

明 朱朝瑛 撰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書即位以正其始也始之不正而亦書之為親者諱也諱之而斥絶其臣以著其從逆故終桓之世不卒大夫使天下之人知以從逆為戒則亂臣賊子將孤立是懼而不敢肆于為惡矣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郝氏曰初鄭以祊歸魯名為易許實以解孤壤之怨緩救宋之師而未敢斷然責償也于今五年許不出鄭亦不請一旦而責五年之負何也桓公氣餒于篡國情迫于親鄭鄭持其急而因以為市以璧假要之也先王之胙土可以璧假乎易曰負且乘致冦至經所以微其辭耳按易田之事罪在無王而歸祊假許兩稱鄭伯無貶辭者公羊氏所云不待貶絶而惡見

者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當時惟齊鄭最雄亦惟齊鄭最睦得鄭即無患于齊又何患于他國故盟鄭而桓之位定矣春秋時凡弒君簒國之人與盟即列于諸侯其風自鄭莊始也

秋大水　冬十月

二年春王二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州吁弒君而宋公助之又何怪乎宋督之弒其君乎

春秋之書弑君非徒以討亂賊亦以儆天下之庇亂賊者耳或疑孔父非名按節南山之詩有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訩豈得自稱其字父與甫通傳稱孔父嘉孔父之字嘉猶唐杜甫之字美也

滕子來朝

廬陵李氏曰程沙隨以為春秋大國責賦于小國小國不堪多自降爵以從殺禮引子産爭承以為証朱子極取之按滕初稱侯後稱子以為自降可也杞初

稱侯後稱伯又稱子繼復稱伯卒又稱子其升降不一者于前說難通矣且爵者王之所命聖人豈因其自為升降而升降之則惟時王黜陟之說為可信二邾自附庸升而為子說者以為數從齊桓故為請于王命為諸侯王能升二邾獨不能降滕杞乎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凡書會不書其故此獨書之蓋聖人之特筆春秋一書之大要會也成者平也和解之意未有弑逆之罪

而可以和解者不曰平而曰成則亦有成就之義焉于此書成宋亂者齊魯陳鄭也亂賊得志人皆效尤于後書公薨于齊書齊無知之弑書陳佗之難書鄭忽突之爭報報之反無一國得倖脫者然則非成宋亂乃齊魯陳鄭自成其亂也自此而相習成風弑君不絶于書天下之亂亦成于此子猛子朝之難春秋書王室亂以極其亂之所成而春秋亦于是將終矣想見夫子當年痛哭流涕而書此也讀之者竦然骨

鷙豈敢復庇亂賊此亂賊所以懼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程子謂書納者弗受而強致之辭胡氏從之非也書如齊納幣亦可謂之強致乎此特據事直書而其惡自見者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公穀作紀侯

杞密邇于宋魯受宋賂以震矜于杞故杞來朝左傳是也僖公之世杞亦以來朝見入正與此同

蔡侯鄭伯會于鄧

鄧即今南陽鄧州在漢為宛漢人所云強宛者即此地也高帝入關光武起兵皆先取宛其形制之勢可知已在周則為申謝之地宣王時蠻荆為讐故以謝益申伯之封使扼其要會為周之屏翰嵩高之詩所為作也其後楚得之而益横故嘗合諸侯于此子重請申吕以為賞田申公巫臣曰此申吕所以為邑也是以為賦以禦北方其關係如此蔡鄭為其鄰壤無

鄧則蔡鄭先被其害而王室之藩籬決矣會于鄧以謀楚可謂得其要歟然謀而無成終使鄧侯失地遂服于楚未幾而滅矣楚于是憑陵中夏窺伺王室不可復制蔡鄭之謀亦何益哉書之深為蔡鄭惜也

九月入杞

杞宋密邇四國會稷而杞不與杞蓋心非之矣畏魯之多助不敢不朝而鄙夷不屑之心或有形于舉止而不自覺者故魯人以為不敬而討之

公及戎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

君出而反必告于廟禮也魯君之怠于禮者多矣其或告焉則史書之夫子因而書至所以明人君之出入不可以不謹也不告史不書則春秋亦不得而書之矣非有他義也

三年春正月

正月無王其罪與不奉正朔同也必于三年者胡氏以為喪畢入見之時是已既諱弒君則著其不朝之

罪此討桓之微詞非譏天王之失政也寫氏之討業以自解而鄭國與之莫之非也天王又何知焉然則宣公何以有王其罪在敬嬴不在宣公原其始禍又在文公不在敬嬴也郝氏以不書王為史文而夫子因之則凡書王者豈亦因史文乎取義安在

公會齊侯于𠫤

自與齊侯會而議昏急于固齊之援也而殺身之禍實由于此是以勢利之交君子有所不取矣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胥命者蓋有善事以相戒飭故特筆書之非徒與其信也觀莊二十一年傳鄭虢謀納王胥命于弭則此亦可以類推齊僖衛宣之惡一善必書如此鄭虢之胥命不書蓋缺文也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杞公穀作紀郕公穀作盛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公子翬如齊逆女

隱有公子而翬獨不書公子則翬為隱之罪人明矣

桓無公子而翬獨書公子則翬為桓之私人明矣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公會齊侯于讙　夫人姜氏至自齊

齊侯之送公之會于禮未為失而必詳書之者以文姜之有汚行特著其授受之明以釋嫌疑而正其始也娶夫人必書人道之大端春秋之所重也國家禍亂之幾伏于妃匹之際者賢主有所不及防非徒並后妃嫡之為患也即一人亦足以致禍亂如漢宣之

中興晉武之創業而滅亡之兆已成于王氏賈氏之入宫詩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展轉反側古聖人于妃匹之際若斯之慎且切也春秋致詳于夫人之初入蓋亦以此隱僖昭定哀不書蓋為公子時事且未立為世子故略之耳襄不書則為闕文無疑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年之未聘陽以致女為名其實蓋有所謀書弟見其

機之密非親愛不使也魯史既亡不可復考意以紀與魯親故欲間之而魯不聽與如以為愛女之過何以此後不復來聘而反有郎之師也

有年

桓公之世大抵皆無年以無年不勝書故一書有年而其餘之無年可知也春秋之旨約而該者如此黄氏曰以有年為記異者求之過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何以書譏非其地也魯有常狩之地曰大野于郎則非其地矣既非常狩之地則必民人之所業也而狩于此其所傷必多故書以譏之郎與大野相接公羊以為譏遠者言所狩之廣濫及大野旁地故以為遠非謂遠于國都也十年傳曰郎吾近邑其証也大野即今兖州鉅野縣郎在今魚臺縣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桓之簒弑王即未能灼知之而即位以來未嘗一朝

于王乃王之下聘者至于三誰秉國成而苟賤若此
故特著其官爵名氏以深譏之
不書秋冬脫簡也說者謂去秋冬以明王之失刑假
令宰糾之來適當秋冬之時春秋之法不旣窮乎定
十四年有秋無冬昭十年無冬有月無所取義不得
不為脫簡矣何疑于此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甲戌之下必有脫簡當云陳佗弑其世子免如此則

明年殺陳佗討賊之義始明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外相如惟齊鄭如紀書以事關于魯也州公如曹書以過魯也汪氏曰書如紀者惡大國之不能恤小假相朝之禮以陵人書如曹者惡小國之不能自保而假相朝之禮以依人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書仍叔之子與武氏子同譏不知其父則曰某氏子

知其父則曰某之子微之故不名若非世臣則稱人

而已家氏曰宰糾聘名之所以貶也仍叔子聘不名

亦所以貶也貴者以名為貶少且賤者以不名為貶

葬陳桓公　城祝丘

莊四年夫人享齊侯于祝丘則祝丘為齊魯界上之

邑城之以防齊之襲紀意非不善然無益于紀徒違

時以勞其民耳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書三國從王嘉之也諸侯之人從王征伐比二百四十年僅見之事春秋安得不嘉之至于魯桓宋督之釋不討與陳佗之不討而反藉其力未必非桓王之機權也魯宋陳鄭之罪不同同于無王然而鄭國內諸侯也方為王之卿氏法行自近不得不始于鄭欲治鄭之罪不得不釋他國以孤其勢唐武宗釋河朔三鎮以討澤潞亦用此意惜紀律不嚴以輕率致敗聖人未嘗不原其志也稱人非其君也

大雩　螽公羊作蝝

書雩書螽皆志旱災也係之于伐鄭之下蓋為王事之應也五行志恒雨為陰謀之兆恒暘為失衆之占伐鄭敗績王命遂不行于天下此旱災所由來也

冬州公如曹

州在今懐慶府武陟縣周之畿内國也王與鄭以蘇忿生之田十二邑其内有州即州國之旁地也程子曰為王三公故稱公左傳稱淳于公者當由去國終

于淳于因以為號耳淳于屬城陽魯東境也

六年春正月寔來

郝仲輿曰歸曰大歸去曰大去來曰寔來終之也按諸侯失國書奔此不書奔未失國也未失國而有所畏焉托故以出也蘇忿生之田王不能有以予鄭既而與鄭伯相搆則溫懷之間必為戰地王終不能有也如七年鄭與齊衛之伐盟向可見州不能自存勢必折而入于鄭故畏而避之來魯如曹欲求援也知不

可得遂不敢歸而終于魯左傳曰度其國危故不復

是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穀梁作郕

魯以二姬故與紀侯會而謀齊難所以拒齊之忌者

深矣郎之戰雖曰鄭志使齊無惡於魯何不一念婚

姻之誼乃悍然助之師乎

秋八月壬午大閱

大閱猶言徧閱周禮仲冬大閱此以盛暑行之故以

不時書耳若田獵之禮諸侯雖與天子不同而簡閱車徒教以坐作進退擊刺之法則無不同也如以大閱為天子之禮諸侯行之為僭則仲秋教治兵亦天子之禮莊八年之以治兵書亦可謂之僭乎

蔡人殺陳佗

汪氏曰弑君而見殺者十有二唯州吁陳佗無知夏徵舒以討賊書若里克甯喜以國殺大夫為文楚比以公子相殺為文齊商人則書弑君蔡般不去其爵

其意皆不在討賊也宋萬之死于賂崔杼之死于誘宋督之死于亂皆不足以言討賊故不書

九月丁卯子同生

鄭氏曰十二公之生惟此一書穀梁謂疑故志之非聖人疑之盖以破群疑耳

冬紀侯來朝

汪氏曰比事以觀紀不能自強苟焉因人以圖存魯不能急人之難晏然而受其朝禮皆不待貶而其罪

自見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杜氏謂鉅野縣南有咸亭則咸丘與大野相隣大抵火田之際從禽無厭延及咸丘故書以識之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在今襄陽府穀城縣與鄧相距百數十里宋李伯紀嘗言天下形勢關中為上襄鄧次之是穀鄧雖小皆中原之要地密邇于楚楚之狡焉生心久矣不能

早為之計至是為楚所逼懼而弗守此中原之患非獨在穀鄧也故貶而名之不書奔而書朝者國未破滅托於相朝之禮而出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天王使家父來聘

小雅家父義當為名則此家父亦必非字已詳二年

夏五月丁丑烝

程子曰復烝者必以前烝為未備也弑逆之人明則懼大國之討幽則畏鬼神之譴往往黷祀以邀庇至

于非禮非時而不顧也

秋伐邾　冬十月雨雪

王氏曰陰陽方中而寒氣先至積陰侵陽之象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紀欲因魯請王命以求平于齊魯公不能乃以婚姻之事使紀自結于王約已成矣王遣使至魯定期即往紀逆后二事並行故書曰遂譏其驟也不書王使

公羊氏曰昬禮不稱王人是也昬禮宗子無父則母

命之父母偕歿則躬命之襄八年宋納幣書宋公使

躬命也此逆后不書王使蓋毋命耳至于內事例不

書公使內稱不備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后歸不書此獨書者王逆之餘紀以禮辭俟後命可

也歸之亦餘故書以交譏之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汪氏曰書世子朝會盟伐者十有三皆非世子所宜

也宋戍宋佐庶幾序不失位齊光序于薛伯杞伯之上其僭已甚郚巫亞于魯大夫則屈辱甚焉比事考之而義自見

十年春王正月

坤之上六為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桓之十年十八年為其嫌于終无君也故稱王焉上六者坤之終也十年者天道之一終也十八年者人事之一終也聖人之作春秋非以擬易而義理精微自然符合如

此以此知不書王非缺文矣

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季氏曰齊以紀故與魯有隙衛侯適齊魯疑其謀己也故要于桃丘而會之特以間齊也衛侯已由他道過故弗遇

冬十有一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王明逸曰魯以周班後鄭事已久遠釁所由生必更

有他事是時齊方圖紀而鄭助之其嘸會也蓋以紀

故與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自此盟而後齊僖衛宣鄭莊終其身不復通魯其為盟也固矣蓋以其助紀而讐之故首齊也結怨固黨市井所為故書人以貶之貶而稱人從其所通稱也若曰是固不足以為諸侯云耳如侯貶而為伯伯貶而為子是以匹夫而操爵命之權非夫子所敢出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鄭之初封在宗周畿内徙于洛東盡有虢鄶之地而後比于列侯桓公死于王事武公莊公相繼為王卿士則莊公之立親受命于王明矣以其抗王無人臣禮故卒之與他諸侯同若射王中肩罪浮于楚又當削其卒葬然而書之無異者左氏或言之太過未可信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鄭莊伐宋而納馮致有華督之弑其所以為馮者至矣身殁未幾宋人執祭仲而納突致有鄭忽之奔卒成高渠彌之弑宋莊之所以報鄭者即效鄭莊之所為非有意于反噬也習見鄭莊之嗜利喜亂以為固然而行之也杜氏以仲為名胡氏以仲為字未有名其君于下而字其臣于上者將仲子之詩序何足據所可據者首語而已亦未見其為祭仲作也

突歸于鄭　鄭忽出奔衛

凡臣之逐君皆以自奔為文者言自取之也君人者强弱之勢在己而已既曰自奔則亦可以自奮豈權臣所得而制之書出奔之君無不爵者即未踰年亦宜稱子此則書名而已初讀之疑有闕文而實非也嘗讀詩小序其首語最為近古于他諸侯美刺皆稱謚惟忽與陳佗稱名正與春秋相合知忽之為君必有匹夫行故匹夫之不成其為君也詳詩畧記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家氏曰以大夫盟諸侯末流之獘因是而外交強國以脅制其君此其權輿也按此盟書會外志也宋因會而要魯以責賂于鄭也

公會宋公于夫鍾公羊作童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郎之戰實始于忽公之汲汲于會宋者欲固突而拒忽也一年六會皆詳書而不削非徒以屢會為譏亦以大義不明而報怨太亟也汪氏曰宋責突賂魯會宋以祈免以是卒不相得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紀左作杞曲池公作毆蛇

莒紀皆在魯東壤地相接必有爭伐之事如隱四年之取牟婁是也故公為之盟以平之當從公穀作紀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人燕人盟于穀丘

明年之戰燕人與焉則燕亦宋黨也公為鄭請于宋而不得復因燕以請之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虛公作郯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不踰四月三會宋而弗成可以已矣今又四月之間而三會何其不憚煩也及宋一辭平即與鄭盟而謀伐之又何反覆若此之驟也紛紛離合唯利是視此皆不待貶而惡見者也宊以篡得位亦書爵者其罪已明則書爵以著諸侯之成亂也凡篡弑而書爵者皆此義也許氏曰觀隱十年見兵革之亂觀桓十一

年十二年見會盟之亂

丙戌衛侯晉卒

衛宣禽獸之行人所弗齒而卒葬無異詞者其罪已著于立之之時也衛人既不齒其穢惡而立之則穢惡之行自然無所復忌籧篨戚施又何誅焉春秋從同同而卒之葬之所以戒後之為人臣者定策危亂之中當慎擇之于其始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魯既會鄭伐宋遂要鄭以援紀齊怒魯之助紀又怒鄭之反其父所為也故合三國以攻之發難者始于齊而合衆者始于魯也故書公及呂氏曰桓公之為紀謀無以為保紀之道而徒挾鄭以戰幸而勝齊謂可以固紀矣而不知所以促紀之亡者在此役也

三月葬衛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慮四國之報怨故為會以謀之會于曹者併欲結曹也昔年射姑來朝意欲親魯故引以為黨

無氷

無氷者終無氷也書二月則繫于二月不書二月則繫于正月不書月則繫于春其實一也是時魯宋鄭衛皆以悖逆得國而莫之誰何此恒燠所由來劉向以為周衰無寒歲失之舒也

夏五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語穀梁作禦

夏五不月逸文也書弟者明其以寵愛之故任以機密也義與齊年畧同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乙亥嘗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禄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公羊蔡在衛下

穀梁氏曰以者不以者也范氏曰本非所得制今得以之也陳氏曰伯者之令行于天下則諸侯之師用

之若其固然無復書以者矣或書以者必中國而用
夷狄者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周禮九貢有器貢蓋謂孤桐浮磬之類若車者天子
所以錫諸侯非諸侯所以貢天子也此而求之甚于
求賻求金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王氏曰天王方崩魯無奔喪會葬之事而會葬齊僖

則如禮比事以觀不貶而惡自見按此後莊王僖王
不書崩皆脱簡也春秋天子之事即王室不告亦宜
攷而書之况莊公元年莊王錫桓公命王姬由魯歸
于齊至十一年王姬之歸齊復然十二年而莊王崩
何為而不告喪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突既書爵而又名之罪其簒也簒而書奔固也邪正
自明不嫌同辭也忽之奔也不書爵而復則稱世子

與之更始使得自新也發憤振作鄭非忽有而誰得有之春秋之引人于善如此復歸者失位而復也非是則書歸而已

許叔入于許　公會齊侯于艾公羊作鄗穀梁作蒿

齊侯新立欲假定許以爲名魯既失突之助亦欲因許以結齊且以許之怨鄭又欲樹許以撓忽是以爲此會也名雖定許實以濟私故書之與凡會同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三國連書蓋同日而至也來朝非君即其世子同至而旅見乃以自賤也故賤而人之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前書歸者有宋之助也此書入者難辭莫有助之者也向者藉宋以有國而責賂不饜宋遂反戈以相向祭仲因而逐之及其入櫟也未嘗藉他國之力而亦得入焉卒因之以復有鄭以是而知有國者在於自強而已非大國之所能助亦非權臣之所得制也惜

乎忽之得正而不能自強而能自強者乃出於慕國之突此亂之所以不息也

按左傳此後載高渠彌弒昭公忽及子亹子儀之弒經皆不書夫人臣弒君鄰國討賊皆事之莫大者其不書也鄭人不成其為君故不告與抑左傳不足信與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公羊宋公上有齊侯袲作侈

永嘉吕氏曰突在櫟忽在鄭今云伐鄭其為伐忽明矣高氏曰宋之伐鄭期于服突不期忽之歸也忽歸則不利于宋故又伐忽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諸侯之序有定制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此主會者之所為也夫子因之而不革以至之先後可以知其志之緩急以其志之緩急可以知其喜亂之淺深也會

曹未定所謀則蔡先于衛伐鄭以謀納突則衛先于蔡蓋衛朔以不正得國其為突謀如火之就燥水之流濕自然無所留滞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伐鄭之師自去冬以至今秋乃得休息勞民亦已甚矣

冬城向

黄氏曰向即隱二年莒所入之向在魯莒境上故城

之季氏曰因其服而城之也後降于莒故宣四年伐莒取向啖氏曰下有十一月則此十月也今之八月農功未畢不可興役左氏以為書時者非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張氏曰朔立已五年而二公子逐之必因其陵蔑天子而後得有辭以致討所以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公穀之説蓋有所傳矣按穀梁傳謂天子召朔而不往公羊傳疑有闕文大約謂天子欲發小衆而朔不

應及奔齊又托疾不往請罪耳何註太鑿且不達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

汪氏曰紀為魯之姻國而衛朔在齊故齊欲納朔而盟魯魯亦欲平紀而盟齊也卒之齊滅紀而納朔盟之不足恃具見矣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會公穀作及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公無夏字奚穀作郎

及不書人內稱不必備也盟黄未幾而師已侵境齊

尚無魯寧復有紀甚矣齊之詐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陳蔡客邇蔡季果爲蔡後則封人之卒季當星夜奔喪何至越月而始歸其非獻舞明矣季之在陳何氏以爲辟獻舞者近是辟獻舞而出故獻舞立名之而始歸耳

癸巳葬蔡桓侯

昭七年衛告喪于王且請命王未嘗賜謚何獨莊王

之于蔡桓則謚之蔡季請謚之說本于啖氏而胡氏從之非也以八月癸巳與二月丙午攷之則癸巳乃八月中旬也自蔡至周且將千里季歸未及二旬即得所請無是理矣郭氏曰此誤也即以蔡言之宣十七年書蔡侯申卒哀四年書盜殺蔡侯申蔡文公即蔡昭公之高祖世數未遠同名曰申豈得以三傳皆然謂非誤耶以此推之桓侯之為誤文明矣

及宋人衛人伐邾。

自八年伐邾之後邾之不相通者且十年未聞一矢之加遺也今桓公為趡之盟不數月而遂伐之是盟者適所以為兵端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羊無與字

汪氏曰僖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以公及夫人不敢專行也曰與則匹敵之義而無彼此尊卑之

別矣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往以正月薨以四月歷三月之久其間豈無政事公晏然忘返則齊之所以中其欲而迷惑之者可知已公竟不悟至于殺身豈天之假手於齊以報寫舍之事耶不然何憒憒至此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凡葬弑而得國者書葬無異辭所以媿諸侯之莫討

而反助之無以自别于亂賊也宋莊鄭厲之儔皆然不獨為魯諱也賊未討而書葬者胡氏謂外賊難討夫君父之讐不與共天下何論內外盖以齊襄之強而加之以文姜之親文姜不去則讐未易復也為莊公計者難言之矣莫若外以彭生之除示仇怨之既釋而內則吞聲飲泣以俟齊之衅庶乎可耳此春秋變例書葬之意也

讀春秋畧記卷二